

第一章 洋人圈套

景明大楼的洋人们发出了舞会请柬。一个又一个中国贵妇、名媛、歌女欣然前往。岂料，这竟然是洋人们设置的肮脏圈套！

警车载着巡官马步云和几位警长、警士在傍晚时分的汉口江汉路上低速行驶，转入鄱阳街后刚刚加速，江汉关的钟声敲响了。

这是 1948 年 8 月 7 日的晚上 9 时，马步云奉命带着几个部下前往南京饭店、德明饭店等处查察特种户口。

这种夜间出巡的事，对于上任才 38 天的年仅 24 岁的马步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河南郑县人，一个多月前从中央警校正科 18 期毕业，分到这汉口特别市警察局，7 月 1 日被局长任建鹏委任为第六分局俸薪 85 元的巡官。因为精通英语，分局长陈尔昂便将辖区与外国人有关的警务分派他负责。

初来乍到，他自然干得格外认真、卖力。

“9 点了？”听到钟声响了 9 下，马步云蹙额皱眉看了看还未彻底黑漆的天空以及华灯初上的街道，感觉这燥热的夏日武汉的确鬼怪。他抬手拉了拉沾着汗渍的警服领口，对司机说：“开快点儿！”

警车加速行驶，前面出现一幢英式六层建筑。

这建筑太漂亮了。外形似钟，底楼外墙全由长形石条砌筑，前壁二楼以上为整壁落地玻璃窗，后面呈锥状，典雅、气派、别致，是汉口公认的与江汉关大楼齐名的漂亮大楼。民国初年，这一带属英国租界，这幢建筑为英商景明洋行，所以被称为景明大楼。

马步云知道这些。这幢大楼在租界时期，有英巡捕守

门，华人除买办者外，不易进入。民国 16 年，政府收回英租界，租界改称“汉口市第三特别区”，行政体系上属外交部与汉口市政府双重领导，同时由部分英侨与华人买办、巨贾出面组织了一个董事会，因此，这大楼实质上仍是英商机构。抗战胜利后，大楼成了一座公寓，住者却仍是洋人，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菲律宾人都有，以美国人居多。前些天，通过查察特种户口，马步云得知美国空军在该楼设了个临时招持所，而美国在汉口最大的商业集团——美孚汽油公司的许多职员也住在里面。近来，这里美军吉普车往来不断，还风闻夜间常有美国人挟着华人妇女进出的种种丑闻。

此时，夜色里，景明大楼楼顶依稀飘着各色彩旗，明亮的玻璃窗里，晃动着各色花衬衫的洋人身影；五楼上，一个洋人还把头伸出窗外，向街道上的行人呼喊些什么；大楼门口，躬身招呼或拍肩拥抱的人群中间，有几个洋人各搂着身穿花裙的中国女子飘然入内……

马步云不禁摇了摇头。身为这一带的警局巡官，却只能对这里的丑事视若无睹。政府如今依靠着美援，得罪不起啊。但愿这帮洋大人别惹出什么祸来。他翕动着嘴想说什么，警车已疾驶过楼前……

美孚汽油公司职员利雷（J. M. LiLleg）探头窗外，向楼下街道上疾驶而过的警车轻蔑地撇撇嘴，抬手打了一个响指，走向房内自己的床铺，仰面躺下。

他所住的这房间非常舒适。涂着深褐色油漆的红松木地板和木墙裙以及古董样的中国老式家具，显得古朴典雅。房里虽然有两个床铺，却一直住着他一人。

这样陈设的房子很适合接待中国女人。他想。中国女人

虽然不像西方女人那么开放，但调情的姿态和温顺的模样，却另有一种独特的令人销魂的滋味。

前几天，仆役刘忠泉为他弄来一个伴宿的中国女子，尽管只呆了两个晚上，却叫他留恋不舍。

今晚，他显得格外兴奋，蓝眼睛里溢满欲火，年轻高大的身躯被即将得到发泄的欲望搅得躁动不安。

一个月前的 7 月 8 日，他刚刚在这里度过 26 岁生日。他出生在纽约一个富翁家庭，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孚公司，1946 年 10 月 24 日来到中国，去年 2 月 10 日又由上海来到汉口，算起来，在这景明大楼里已经住了不少时候。

他感觉在中国的日子委实寂寞，尤其在性生活上。虽然汉口不乏妓馆，还能偶尔睡睡表面正经的女人，却毕竟不比在美国来得随心所欲。好在过几天便可以离开这连舞会都禁止的中国，回到纽约去了。

他双手反撑在床铺上，使劲按了按。床铺闪了闪，并未发出什么声响。他咧嘴笑了，左手举起了大拇指。

房外的大厅里人声响动。他知道那是几个同事在准备烟酒和凳椅。几十分钟后，那里将开始一场特别的舞会，为他和美国空军的一位朋友离华返美饯行。当然喽，这舞会是秘密的。因为没有请示中国当局。

他因此想起了那位菲律宾朋友西南宾·克罗纳木。

西南宾是汉口菲律宾侨民头领，一直在汉口江汉歌厅做乐队领队。因为菲律宾曾长期是美国的“保护国”，他来到汉口不久便自然与西南宾有了联系。去年 7 月 4 日菲律宾宣布了独立，但他们的友谊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今晚的舞会能否按预想的富有特别的内容，还得看这位菲律宾朋友是否真的下了功夫。

上月的 22 日，他特地找来了西南宾。就在这间房里，他与西南宾进行了一次此时想起仍异常兴奋的谈话。

那天，西南宾一进门，他便热情地与西南宾拥抱。

“哦，朋友，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啊，敬佩，敬佩，连国民党举国禁止的事你都能办成！”他为西南宾兑了一杯鸡尾酒，坐在太师椅上，又递给一旁的西南宾一根美国香烟，“怎么样，朋友，口袋都装满喽？”

他知道，这西南宾在 7 月 4 日以庆祝菲律宾独立节为名，征得汉口市国民政府社会科同意，在离景明大楼不远的胜利街德明饭店组织了一场舞会；几天后，居然又在江汉歌厅举办了一场。

“哪里，哪里。”穿着丝绸短袖衬衣的西南宾，右手抚摸着自已挺着的肚子说，“先生有所不知，4 日的那场舞会纯粹是庆祝性质，那德明饭店老板场地和费用索价甚高，使得鄙人欠下大笔债款。那老板又数度催索，鄙人毫无办法，只得在江汉（歌厅）再办一场，可……”

西南宾说着，耸耸肩，双手一摊。

“朋友你还想办么？”他压低声音问，身子倾向西南宾。

“先生你想办么？”西南宾似乎有点惊讶。

“我下月中旬就要离开这里回国了。”利雷头往后一仰，两手拍打着椅背，“想和朋友们来一次有意义的告别，但是……朋友，你能邀到中国女人么？”

“我，我和中国女人不熟。”西南宾说。他眨了眨眼，又说：“不过，我可以试试，找我们乐师克劳兹的中国老婆章太太试试。”

“是吗，好！”利雷一听，兴奋地站起来，更加热情地为西南宾添酒，“我就拜托你喽？由你的乐队伴奏，酬金从优。

当然，伴舞的中国妇女就拜托朋友你邀请了，按人数给酬金，如何？”

“谢谢先生信任。”西南宾显得很高兴，也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掏出自带的香烟递给利雷，说，“那么，名义……”

“就用为我即将调职离汉钱行的名义嘛。”利雷干脆地答，“我们用西餐和最好的烟酒招待，地点就在我这五楼大厅，对舞伴还用汽车接送！”

“先生财大气粗啊，如此优厚的条件，谁还不为先生卖力？”西南宾笑着说。

利雷知道西南宾正为债款着急，见钱眼开，心里便有数了。

“你的乐队人多吗？”

“4个而已。”

“伴奏两小时，给你 20 美元，如何？”利雷知道这价钱优厚，西南宾不会拒绝的。他从衣袋里拿出 15 美元，按在西南宾手里，说：“这是给舞女的召约费。伴舞费在舞会召开时付你。你还可对每个舞女说，我们付给每人 2000 万元（法币）车马费。朋友，行吗？”

“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哈！”西南宾笑罢，说：“鄙人向先生保证，在所不辞！”

利雷听罢，也笑起来，握紧西南宾的手。

“事成之后，我不会忘记你的朋友！”利雷说着，声音突然低下来，“不过……”

“怎么？”西南宾的神情有些疑惑。

“有两个条件，”利雷狡黠地笑笑，说，“舞会不许中国男人参加，此其一。”

“这算什么条件，可以嘛。”西南宾答道，紧张地等待利

雷说第二个条件。

“其二，邀请的中国女人除了伴舞，还必须……”利雷双眼看着西南宾，头向西南宾靠近，笑着，声音放低了，“……伴宿。”

西南宾霎时愣住了。

“朋友，你知道，”利雷的双手搭上了西南宾的双肩，“我们都……很饥饿。”

“哈哈——”西南宾突然大笑起来，“先生，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我尽力而为！不过，鄙人也有两个条件……”

“嗯？”利雷没有惊讶，却饶有兴趣地看着西南宾。

顶多不过提出增加酬金吧？他想。

“先生，你必须绝对保密。此其一。”西南宾神情严肃地说，“其二，我必须对邀约的中国女人说，舞会是为中国一个富商祝寿举行的。哈哈！”

“朋友，就这么定了？”利雷问。

“还有。”西南宾笑笑，说：“先生，你还没有告诉鄙人，舞会的具体时间……”

“哈哈，还是朋友你老练，敬佩，敬佩。”利雷扬着大拇指，说：“下月 7 日晚上 10 点至 12 点，怎么样？我的车子晚上 9 点准时到你的公馆迎接。你的公馆……”

“坤厚里 25 号，先生。”西南宾答道，“不过不是公馆，只是住所而已。下月 7 日晚上 9 点，鄙人在住所恭候。”

“朋友，就这么定了？”

“先生，就这么定了。”

两人说罢，一齐举起酒杯。

“朋友，为我们在中国的友谊和这次的合作，干杯！”利

雷说。

“先生，为你对鄙人的信任和解除先生们的‘饥饿’，干杯！”西南宾说。

“哈哈！”利雷想着与西南宾那次见面密商的情景，兴奋地大笑着，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他抬手看了看表，9点10分。那些特邀的美、英等国友人该来了；然后，再过半小时，西南宾也该带着一群中国女人走进这大厅。

“咚——”有人敲门。

他打开房门，门口出现一位身着空军夏装、领上嵌着飞机徽章的年轻美国军人。

“哦，我的少校！”他叫着，夸张地向来人伸出双臂。

拥抱后，少校笑着向他的左肩捶来一拳，说：“利雷，你搞的什么名堂，叫我来搂着你跳舞吗？”

利雷躲过少校的拳头，请少校坐上太师椅，笑答：

“少校，请不要这么心急。‘心急吃不得烫粥’——中国人对我们说。利雷向美利坚合众国的空军少校保证，你不仅可以搂着温柔的东方女人跳舞，而且可以和她们……共枕衾。”

“啊，利雷，真的吗？”少校惊喜地问，“在美国吗？”

“不，不，我的少校，就在这儿。你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只是半个小时。”利雷双手搭在坐入太师椅的少校肩上，说，“半小时前我已派车去接了，去接我们的临时新娘们，中国的……”

汉口一元路坤厚里 25 号。

西南宾·克罗纳木(Serafin Geronimo)和他的中国太太谭碧珍正在家中等待着应邀参加跳舞的几个中国妇女和利雷派来迎接的汽车。

41岁的西南宾身体早已发福，头发已经秃顶。皮带扎在高高挺起的腹间，使人想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若是穿上西裤该是怎样一副模样。

此刻还不到晚上9点。西南宾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显得有些得意。上月22日从利雷的住所出来，他便去找住在坤厚里18号的乐队同事、菲律宾琴师克劳兹。刚好，克劳兹的中国太太章月明也在家。他和克劳兹都与中国女人不熟悉，邀请舞伴的事自然要依靠章月明。他向克劳兹夫妇一说明情况，克劳兹夫妇都称道这是一次赚钱的好机会。当下，他掏出利雷给他的15美元交给章月明，说：“张太太(克劳兹对外称张先生)这15美元都给你，5美元是还你前些天的借款，另外10美元算给你的召约费。不少吧？告诉邀请的每位太太、小姐，每人还将给车马费2000万元(法币)。事成之后，你们另有好处！”章月明眉开眼笑地收下了。事情就这样成交了。

西南宾想到顺利地让章月明这中国女人上了圈套，此刻仍不禁乐不可支。他得意地吐了几个烟雾圈，眯起眼睛瞧着妻子谭碧珍。

谭碧珍正对着梳妆台梳妆。她是汉口人，懂英语，算得上有知识的女子。让西南宾颇为得意的是，他利用她的爱慕虚荣和金钱，不仅使31岁了、仍光彩照人的她成了自己的太太、加入了菲律宾籍，而且渐渐将她“熏陶”成了自己组织舞会的好帮手。今晚的舞会便有她的一份功劳。

“喂，夫人，都快9点了，你约的人怎么不见来？”西南宾看了看表，问道。

那天从利雷那里回来，向她一说，不会跳舞却极爱热闹的她竟也撒娇要跟着去玩。他便诱使她帮助约请了几个中国女舞伴。

“你急什么？你的车子还没来呢！”谭碧珍仍然化着妆，娇声娇气地回答。

“可靠吗？你约的那几个人？”

“怎么不可靠？都是我去约的！”这回谭碧珍掉过头来，显得有点生气，“住太平里22号楼下的舒小姐，20多岁，漂亮着哩。大智路庆丰里4号的成太太，姓周，叫周英，我们叫她周小姐；去周小姐家时，辛太太、韩太太都在，一块儿约了。辛太太姓殷，好像叫殷宗兰，她先生在广州海关做事，很有风度，还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哩。”

“都9点了，怎么还不见来啊？”

“9点了？”谭碧珍惊讶地尖声说，抬手看了看表，神情又恢复常态，“还差几分钟嘛。你不是叫9点整来我们家集合吗？我叫她们准时来嘛。”

西南宾不再说话，起身走近谭碧珍，从后面搂着她的腰，夸张地翕着鼻孔，闻着她头发上的香气。

“讨厌！”谭碧珍嗔骂着，并不推开。

“喂，出了事怎么办？”谭碧珍画完眉毛，突然忧虑地问。

“出事？”西南宾叼着烟，躺在沙发上说，“出了事也没什么。你们中国人谁能把他们美国人怎么样？”

“要是露了馅，那个叫利雷什么的推到我们身上呢？”

“露不了馅的，我的太太，谢谢你一片好心。”西南宾

摸着谭碧珍的头发说，“他们舞后才干那档子事嘛，那时我们……再说，过几天，利雷先生就走了，查无实据，无从查起喽。而且，你们中国女人，讲究那个什么……廉耻。”

“你才是个没有廉耻的东西。”谭碧珍嗔怪地伸出食指按着西南宾的额头。

“宝贝，不要生气。”西南宾讪笑着吻了一下谭碧珍的额头，“你不是中国女人了，你是我们菲律宾的，外侨，宝贝。”

大门响起敲门声，轻轻的。

“来了。”谭碧珍得意地对西南宾扮了个鬼脸，起身向门口跑去，边跑边大声喊：“来喽，来喽！”

4个中国女人随着谭碧珍走进厅内。走在后面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高个女人，椭圆形脸显得很高贵，头发盘得老高，穿着一条西装长裤，着黑色夹克，脚上蹬一双玻璃缀孔的皮鞋，若不是有一双典型的中国人的眼睛，西南宾还以为她是西方的时髦女郎。

“这是舒小姐。这是韩太太。这是成太太。”谭碧珍一一介绍，最后指着那位时髦女郎对西南宾说，“这是高贵的辛太太。这是我先生——塞拉芬。”

西南宾的另一个名字叫塞拉芬。

“欢迎欢迎。”西南宾用英语说，“欢迎你们捧场。舞会尽管有高档的西餐和名贵烟酒，却绝对没有诸位小姐、太太光彩照人。”

“谢谢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舞会。久仰先生大名，果然风流倜傥。难怪您太太这么喜笑颜开，守着先生不离左右啊。”辛太太、殷宗兰没等谭碧珍翻译，就用英语回答。

谭碧珍挽着辛太太的右膀，笑眯眯地看着丈夫西南宾。

西南宾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谭碧珍说过这位中国女人会说英语，便点头哈腰鞠躬道：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几位太太、小姐是先在寒舍用茶，还是现在就去舞场？迎接诸位的汽车也许已在路口恭候。”

一行人出了坤厚里 25 号西南宾的家。

果然，一辆汽车正在坤厚里路口等候，车上坐着西南宾乐队的两位菲律宾乐师。

这里的鱼上钩了。美宜琦西餐馆那儿的呢？也许克劳兹那儿的鱼儿更多？这些只知道迷恋跳舞的中国女人呀！

西南宾坐上汽车，眼睛瞅着坤厚里 18 号的方向，暗自阴笑了。

汉口一元路坤厚里 18 号。

菲律宾乐师克劳兹（David. S. Cruz）和他的中国太太章月明，也正在家中等待着应邀参加舞会的几个中国歌女和利雷、西南宾派来迎接的汽车。

48 岁的克劳兹像西南宾一样也已秃顶。他的中国太太章月明是上海人，21 岁时由上海徐家汇教堂的嬷嬷介绍认识，并在这个教堂结婚。两年前，夫妇俩来到汉口。克劳兹在西南宾作领队的江汉歌厅乐队操琴，由于他不很懂中国话，所以诸多事情都依靠喜欢交际的太太章月明斡旋。

克劳兹很是佩服太太的能量。她由于常随他去江汉歌厅，与那儿的茶役头老杨玉麒和各个歌女都混得很熟。两星期前，西南宾来家中商量邀约女舞伴的事，他赞同太太章月

明接了榜。当天，太太就去江汉歌厅找到杨玉麒，仅用 5 块银元、1500 万元法币就买通了这杨头老，并且在传达西南宾所说的给每位女舞伴 2000 万元法币车马费的优厚条件时，还将舞会的名义改为“有一个富翁在某公馆举行祝寿舞会”。杨头老得知是西南宾在负责邀召舞伴，便连这舞会合不合法、是否取得市府当局许可都不问一声，就立即去帮助约中国女人了。仅仅在江汉歌厅，他们就给邀了三四个年轻歌女。

约定汽车来接的晚上 9 点钟快到了。太太章月明把刚满周岁的孩子交由女佣照看，还在不厌其烦地精心梳妆打扮。每次外出时，她都这样。

都 31 岁的女人了，怎么还有如此的雅兴？克劳兹在一旁不眨眼地看着。

“张太太！”有女人的声音在外面喊起来。

克劳兹在歌厅里自称张先生或高先生，所以歌女们都叫章月明“张太太”或“高太太”。

“啊，佩凤小姐来喽！”章月明一听声音就知是谁，连忙去开门。

进来的是江汉歌厅的歌女樊佩凤。

佩凤今年 22 岁，祖籍湖北汉阳，住在府东二路流生左二巷 11 号。前天，章月明告诉她“有个富翁在一个公馆开祝寿舞会”，请她去参加，还说有 2000 万元法币的车马费；今天上午，歌厅的杨头老又邀请她，叫她晚上 9 点到“张太太”家集合，说是有车子来接。她最爱跳舞，自从政府禁舞后便心里发痒，如今既能跳舞还得赏钱，她自然来了。

“哟，张太太家的房子好宽敞呀！”佩凤看到章月明的房

子如此宽大，仅客厅就有 20 多平方米，不禁羡慕地叫起来。

“宽是宽敞，可清冷哩。”章月明答着，吩咐丈夫克劳兹为佩凤拿糖果。

佩凤吃着糖果，瞧着房子的摆设，想起还有别的舞伴，便问：

“瞧我最积极了。张太太，还有哪几个去呀？”

章月明欲回答，大门又响起敲门声，便对佩凤笑笑，说：

“瞧，这不来了？”

来的是失业歌女彭红雁。这个住在铭新街 24 号的姑娘，是杨玉麒前几天约请的。

3 个女人还未来得及寒暄，外面又响起女人的喊声。

“是洪倩！”樊佩凤高兴地跳起来，主动去开门。

章月明坐在那儿笑了。这洪倩也是江汉歌厅的歌女，住在西关帝庙 25 号，今年 21 岁，很漂亮的女孩子，只是脾气不很温柔。上午，章月明去歌厅对她说有舞会，她道：“哟，富翁办的，尽是洋人呀！有中国男人吗？”章月明当时愣了一下才答：“有的，尽想着男人——男人！”瞧，这舞会还是把这个辣小姐给诱来了。

洪倩一进门便大声地招呼章月明和克劳兹。她似乎和佩凤一样对彭红雁不太熟悉。看了看屋里的几个人，她便搂着樊佩凤大声叫起来：

“艾丽呐？”

她是和艾丽约好一起来的。艾丽 19 岁，住在友益街 86 号，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在江汉歌厅的歌女中，数艾丽最漂亮，性格也最特别，表面看起来温柔得像只小猫，跳起舞来却疯得要命。而且，几年前，艾丽就在警察局里找了个大

男朋友，洪倩曾笑艾丽这是“穿着开裆裤就找情人”。

在江汉歌厅里，洪倩与艾丽的关系最要好了。她俩几乎形影不离，尤其是赶舞会。昨天，杨玉麒对她俩说今天在英租界四码头某公馆里举办舞会，请她俩参加，说不仅不交门票，每人还得跳舞费 2000 万元法币，当即又给了她俩一块银元。洪倩把银元给了艾丽，约好按杨玉麒嘱咐的今晚 9 点到章月明家集合。洪倩以为艾丽早到了，不想至今没见好友的影子。

可是，她刚刚喊了一声，屋外竟传来艾丽甜甜的声音：

“洪倩，你又编排我什么呀？老远就听见你这大喇叭！”

艾丽话声未落，人已进来，身后跟着个小麻子姑娘。

“张太太，我带来个小妹妹，可以吗？”艾丽朝洪倩挤挤眼，向章月明说：“她叫筱筱，就住在我对面屋。”

“可以，可以，公主艾丽。”章月明连声答着，又去抚摸小巧玲珑的筱筱的头发：“真是个小筱筱，多大了？”

“16（岁）了！”筱筱低头答，声音却是肯定的。

“啊，16（岁）了！”章月明学着筱筱的声调说。

克劳兹在一旁摆弄着他的琴。听着章月明她们的对话，心里说：“16岁，太嫩了！受得了吗？妈的，便宜那帮家伙了！”

他摆弄着的琴，发出一声怪响。

“克劳兹，别摆弄了！”章月明听着琴声，皱了一下眉，对丈夫喊：“都来了，该走了。也许车子在路口等着哩，瞧，9点多了。还要去‘美宜琦’呢！”

克劳兹怪笑了一声，跟着几个中国女人往外走。

是的，是的，那个叫杨玉麒的茶役头老说过的，叫去“美宜琦”找一个小胖子和一个叫高玉君的女人。那儿还有

多少蒙在鼓里的中国女人？管他妈的，中国女人嘛。——克劳兹锁门后，一边跟着这帮中国女人走向坤厚里路口，一边心里嘀咕着。

高玉君住在汉口三教街巴公房子 4 楼 24 号。

32 岁的年龄，对于她这个歌厅舞女来说是够大了。她的脸上已经出现明显的皱纹，尽管施了很厚的脂粉，依然难以掩盖苍老的姿色。比起同年龄的女人，她显得额外消瘦。本来，已经被人称为“老舞女”的她长期处于生意清淡的落魄状态，近来政府禁舞，更叫她的生活出现难言的窘态。何况，她身边还有一个 15 岁的女儿高春萍。

然而此刻，她的脸上却显现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一个星期前，江汉歌厅的老熟人——茶房头老杨玉麒、茶房刘宝山一同来找她。杨头老是上海人，42 岁，住在新广里 26 号；刘宝山是汉阳人，36 岁，住在华中里 62 号。对这两人，她比较喜欢刘宝山，而不太喜欢杨头老那一口阴阳怪气的上海腔。一见面，杨头老就叫她“君”，叫得她很感肉麻。然而，后来谈起的事却让她喜形于色。

“君，有人托我约几个舞伴，不仅不交门票费，还给每个舞伴 2000 万元（法币）车马费，邀约人还可以给酬金。我找宝山。宝山说，可以找玉君嘛。”杨玉麒对她笑笑，说，“我想，是呀，这样的好事怎么能忘了我们的玉君哩？我们就来了。”

杨玉麒阴阳怪气地说了一通后，便掏出 4 块银元给她，说这是邀约费。

这么大一笔钱啦！她正愁弄不到钱呢。当时，她便同意了。

正说着，同楼的方如珠太太来玩。杨玉麒又说了一遍跳

舞有 2000 万元（法币）车马费的事，方如珠当时便同意去。

得了好处费，她便很卖力地约请舞伴。住在这巴公房子的有不少太太，她们的丈夫有的有正妻，常把她们冷落在这里守着空房，都想找事乐一乐，如今有这么优惠条件的舞会怎么会不去？正好去开开舞戒哩。她很明白这道理，心里便很有把握。果然，找到同楼 29 号闲着没事的尤太太一说，尤太太就满口答应，既谢了她，还答应替她邀请其他太太。这尤太太还真的约了同楼的杨太太。

昨天，“美宜琦”的高级茶房小胖子来告诉她，杨头老让她带着邀约的女伴在家等着，今天晚上 10 点钟前在三教街美宜琦西餐馆门口上车。她通知了尤太太、杨太太，可她俩说“美宜琦”不是她俩可以去的干净地方，只同意在“美宜琦”前面一点的路口等车。

此时已是 7 日晚上 9 点多钟。方如珠和她正在家聊着天，等待着小胖子来通知上车。她的 15 岁的女儿高春萍听说有舞会，便缠着她也要去过过瘾。

“喂，如珠，那尤太太叫什么呀？”高玉君问方如珠。

“叫田君欣哩。”

“这尤太太也真漂亮呀！”高玉君用一口的黄陂腔说，“28 岁的少妇还真丰韵哩，胖胖的脸盘白里泛红，身材丰满得让人见了真想咬一口。喂，时髦的词儿叫什么来着，如珠？”

“性感呗！”

“尤太太这样的模样，要是在舞厅里，男人们见了，要流酸水哩。”

“是呢。不漂亮，她家先生会相中么？”方如珠说：“哎，听说她的娘家在那名声不好听的花楼街，她先生就给她典了